

理解雕塑的文化之维

■ 汪长明

刀下人间万象，手中日月乾坤。雕塑作为艺术家家族一员，作为林林总总艺术表现形式之一，是对寂静无声、沉默寡言的“物质”植入生命意象和情感元素的过程。在以刀为笔、能让石头说话的创造者手里，雕塑实现了由物及人的脱胎换骨、出“死”入“生”的破茧化蝶。作者以其作品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力感染力，鬼斧神工、精雕细琢、百转千回，赋予手中之物、刀下之作新的生命和活的灵魂，让无情无义的物质存在变成有血有肉的生活真实，让冷冰冰的创作素材变成活生生的艺术作品。因而，雕塑是一种会说话、可阅读、能品鉴的精神表达方式，属于精神叙事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需求进行物质表达的欲望与空间。从人类社会发展早期进程中“横空出世”，雕塑在起点和源头上就成了人类的专利，具有天然的主体选择偏好，跟人类保持着与生俱来、相依为命的依附关系。作为一种知识与情感交互集成的自我表达方式，无疑是人类创造了雕塑，而就相互作用与彼此成就而言，雕塑也在它的对立面创造了人类！

在创造者眼里，物质世界无所不能。在创造者手中，联想与表现的力量神通广大。从象征人类繁衍生息的维伦多夫的维纳斯，到作为封建王朝葬礼艺术典范的秦始皇兵马俑；从体现体育竞技精神、堪称人类之力与运动之美化身的掷铁饼者，到承载美国人民争取民主、向往自由崇高理想的自由女神像……古今中外，雕塑以历史还原、社会书写、文化符号、造型艺术、价值追求等多重功能的集中承载，成为人类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单元。没有雕塑的出现，现代人无以跟古代人尤其是原始先民进行跨越数百万年的时空对话；没有雕塑的加入，人类无论进化史还是文明史都将缺斤少两甚至支离破碎；没有雕塑的存在，我们的精神世界必将少了一些斑斓与姿彩，多了一份单一与干涩。

本质上，雕塑是基于作者结构想象能力、空间建构形式（部分意义上必然存在解构或以解构为前提）、价值理念植入、形式设计选择与艺术创作风格，并衍生知识价值和公共价值的一种艺术行为与视觉美学。因而，笔者坚定地认为，一位真正的雕塑家往往既是一位执著的生命创造者，也是一位深刻的唯“物”主义者。在以“物”为核心的价值标准面前，他能实现向死而生的艺术超越与去丑存美的价值升华。

雕塑如文章！在雕塑面前，我们应该做一位虔诚而谦卑的阅读者。“看”一件雕塑，看的是技术之美；“读”一件雕塑，读的是艺术之美；“赏”一件雕塑，赏的是思想之美。从知识生产视角理解雕塑创作的艺术逻辑，看懂、读懂并能从创作者视角欣赏雕塑作品蕴含的艺术构思与雕塑语言，无论器物之维、还是艺术之维，无论物质层面、还是精神层面，概离不开三大要素：或历史源流，谓之“因何”，乃其历史性所在；或表现形式，谓之“如何”，乃其技术性所在；或受众感知，谓之“为何”，乃其艺术性所在。

其一，在于其历史源流。在原始意义上，雕塑是“手指的艺术”，是人类在进化史



郭其祥 女牧工 103.5×52.5×46cm 雕塑 中国美术馆藏



潘鹤 艰苦岁月 50×85×83cm 铸铜雕塑 中国美术馆藏

上获得肢体解放后基于功能、实用与原始粗犷型美学相结合的第一次“艺术联想”，体现了人类身体与思想、物质与精神的同步进化。即便并非唯一，雕塑亦因其创作起点的低基础性（人皆可为之）与作品面向的高普及性（各解其中味），堪称人类发展

历史长河中发端最早、脉系最广、“内生语言”最丰富的可视化艺术形式之一。尤以史前雕塑为最，基于拜物、谓之“图腾”，寄托着先人对自然的神秘主义想象与浪漫主义创造。例如，谋生于丛林竞争与荒野生存需求之石器，当为人类原始历史进程亦

即茹毛饮血时代第一项雕塑杰作，是人类进化史上集体使用的第一种超越种族性的“公共语言”。它的出现凝聚着早期人类的“集体智慧”，使其在你死我活的险恶自然生存下来，并在部分意义上推动了人类的器质性进化——直立行走，实现肢体的彻底解放，从而获得相比其他物种的根本性比较优势。

其二，在于其表现形式。任何艺术的价值，都是以艺术品为载体（物质性），以其蕴含或体现的艺术性为支撑（精神性），通过视听传达的形式得以体现和呈现。脱离载体的艺术从来就不存在，否则只能永远停留在“观念设计”阶段，而缺少艺术性的所谓艺术品也往往被人诟病甚至遭人唾弃。如果说文字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，雕塑与绘画则承担起了支撑人类“艺术文明”左膀右臂之重任。正是那些让后（今）人充满无限遐思，有的甚至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的雕塑（远古石器、玉器、青铜器、陶器等）与绘画（岩画、石刻等），承载着传统人类文明源头香火的历史使命，历经历史长河千淘万漉，散发着人类文明的亘古荣光，熠熠生辉而永不泯灭。雕塑与绘画，前者空间无限，便于想象与观瞻，可视可触，因而，雕塑堪称“立体绘画”；后者平展无垠，便于表现与通览，可阅可驰，因而，绘画又堪称“平面雕塑”。

其三，在于其受众感知。雕塑集百般韵致、万千风华于一身，对受众而言，承载着呼应视觉愉悦、满足感官畅快、顺应情感寄托、达致精神体验之需求，以及价值关照、思想（理念）植入之认知等诸维度艺术使命，更多地凝聚着自然性“人类”（历史性）与社会性“人们”（时代性）对其原生载体寄托情感与抒发想象的精神期盼与符号意义。

而当“人”（无论我们从自然视角还是从社会视角对其进行“物理审美”）一旦被纳入“雕刻”对象范畴，从先民原始舞蹈到当代行为艺术，从古希腊的“断臂女神维纳斯”到现代奥林匹克赛场上的肢体竞技，万象大千，在饱含超现实主义基因和艺术浪漫主义情怀的雕塑家眼中，雕塑神通广大无所不能。在神灵崇拜者眼里，也许这颗五色斑斓的星球、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都出乎上苍之手，成了上苍的“雕塑作品”，化作“永垂不朽”的精神存在与思想寄托。

万物皆可“雕”，寄情归于“塑”：山川是自然的雕塑，自然是历史的雕塑；文字是思想的雕塑，思想是文明的雕塑；婚姻是爱情的雕塑，爱情是欲望的雕塑；种子是成长的雕塑，成长是生命的雕塑；相见是思念的雕塑，思念是缘分的雕塑；飞翔是梦想的雕塑，梦想是青春的雕塑……

由是说来，雕塑自是一种关联人类精神生命之凝固的永恒，一种化有形于无形的极致存在！我们抛弃琐碎聚精会神凝视着雕塑，雕塑也在悄无声息地打量着我们、你们，以及他们。人类文明，芊芊莽莽；历史洪流，浩浩荡荡！致敬雕塑，她是文化竞技场上一位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裁判！

（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）